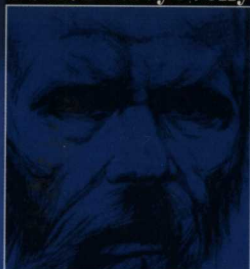


F. M. Dostoyevsky



[美] 马克·斯洛尼姆 著
吴兴勇 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3次爱情

阿廖娜，这除了你和我，我不爱别人，而且爱上了你。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这是我对您说12年的事情！您，当您，
当您来您的容貌有些改变，
有些老了，当您来的时候，您才20岁，您1
然而，现在，您已经30，您没有最雄壮的念头了，
您也多次想过当时不如多少好，
当时年轻人多么富裕，可的确是这样，
……因此，我向您求婚，请您，给您一个长吻！

3=4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 835.125.6=4
5709

■ [美] 马克·斯洛尼姆 著
吴兴勇 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3次爱情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 / (美) 斯洛尼姆著; 吴兴勇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6

ISBN 7-5633-3585-4

I. 陀… II. ①斯… ②吴…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 F.M. (1821~1881) —生平事迹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78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773-5843093

深圳市森广源 (印刷) 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 5 栋二楼 邮政编码: 518040)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06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7 000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自序

我写这本书花了3年。在这3年的写作中,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传的任务,也没有打算在他生平的真实事件与他的创作内容之间论长道短、牵扯某种联系。我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想尽可能全面地追述这位伟大作家对待女性的态度,坦诚地叙述他的追求以及他的两次婚姻,剔除对于事实真相的羞涩的沉默和常见的“涂脂抹粉”。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爱的兴趣,对他的爱情悲剧、恋爱中的成功与失败的详情急于探索的热望,并不是产生于无聊的好奇心或某种不健康的冥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那样激动不安地讲述性的秘密、性的沉沦和失去理智的性爱,那样不加掩饰地推出好色之徒、强奸犯和行为放荡的男人(从斯维德里盖诺夫和斯塔夫罗金到卡拉马佐夫),那样深刻地描绘了罪孽深重的“该进地狱的”女人,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他从哪儿得到他的心急火燎的男女主人公那种令人苦恼的、有时甚至是极其怪诞的情欲的特殊体验呢?炽热的爱情与谄媚的柔情、

犯罪与报应、精神的腾飞与肉体的疯狂，他在整个这一领域的创作，仅仅是源于对旁人的体察，抑或是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本人是否面临过汹涌的感情风暴？他自身是否饱尝过肉体的诱惑和情欲的迸发？他爱过谁？是怎样的爱？年轻时怎样？后来又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丈夫、一个情人，他曾经是怎样一个人？

当人们要想直言不讳地说明一件事时，语言往往就会变得迟钝而蠢笨了，所以着手这样的题材并非易事，往往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天才的多愁善感的人物时，尺度就更难以掌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尺度。因此传记作家往往不花工夫去寻觅他心灵变态的秘密。他性格中的某些特征和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至今仍然让人猜测不定，没有得到明晰的解释。因此关于他，一直流传着许多无稽之谈和流言蜚语以及骇人听闻的揣测，有些是在他亲近的人中流传开的。关于他的两次婚姻以及与苏斯洛娃的关系，只有很少几个朋友知道真相，在他死后，知道真情的就只有老一辈的少数几个专家和代表人物了，社会上一般人听到的，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微妙的暗示。

这一状况几乎延续了半个世纪。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自己的缄默。他全然不像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个最客观地、史诗般地进行创作的俄国作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很多隐秘的细节，从他的《童年与少年》到伟大的忏悔录《复活》，人们都有了详细的了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主观偏执的艺术家，他的小说虽然充满了激情洋溢的独白，但对他生活的隐秘方面却反映得很不充分、很间接，他不愿意表现自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传体的著作。一谈到自己的事，特别是恋爱的情思，他就变得守口如瓶，沉默寡言，有时候甚至在给爱恋的人的信中也回避承认自己的爱情。此外，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她的第二个妻子，出于嫉妒，把笔记和札记中她不愿看到的、过分表露的地方，用粗线条严严

实实在在地涂死了。她的“书刊检查”一直延续下来。例如,她精心地把作家对第一个妻子的美好的怀念以及老年时期对她本人的爱情的强烈信念都一律划掉了。传记作家就是沿着这条线索塑造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像般的面貌的,对于那些可能给他抹黑的东西,则故意保持沉默。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 40 年以后,那些未加修饰的传记性资料(有些部分仍然没有逃脱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监视)才开始发表。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曾经出版了三卷书信集(第四卷原计划在 1934 年出版,但始终未能在苏联问世),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其几个主要作品时的笔记以及与他亲近的几位女士的回忆录和日记、他同时代人的佐证材料和一系列其他文献。研究他的人掌握了上述资料,因而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关于性和爱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作用的讨论。虽然这一领域仍被视为一个禁区,但其中已经披露的事实却给作家的个性和创作投下了刺目的甚至是怪异的光彩。

这里我不想用过多的注脚使这篇前言过于累赘。但是,书中所陈述的事实,乃至细节,都可以从大量的参考文献中找到出处。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心灵上和生理上的追求,有的从不为人所知,有的可能会引起疑问。我们只能对某些事情做出一些推测——我认为自己有权说出这种推测。我确有这种意图:我这本书不仅要摆出事实和事件,而且要从评论的角度进行追忆和解释。我不会像写编年史那样,而是要力争把故事讲得既娓娓动听,又评论有据。自然,读者可以接受这些解释,也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但是可以相信,注释中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也不会损害叙述的可靠性。书中某些叙述看来像是不足信的,不大可靠的,不过这不是作者的错,我只能有一说一,不能夸大其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比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主人公都要复杂得多的人:一个天才,天生的神经质,一个经历过可怕的死亡、苦役、贫困和孤独,几乎让人把皮都剥下来的

人,一个病态的情人和圣洁的追求者。他经历过的那种离奇的生活,世上永远不会再有了。因此,即使这部关于他的爱情和欲求的书充斥着意想不到的事件和矛盾,或者使人想起他的小说中某些灼人心肺、催人泪下的篇章,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马克·斯洛尼姆

于纽约



目 录

第1部 不幸的初恋

- 第1章 断头台下心灵的巨创 /003
- 第2章 痛苦而漫长的苦役 /008
- 第3章 “俄狄浦斯情结” /013
- 第4章 以《穷人》一举成名 /026
- 第5章 笨拙的单相思 /032
- 第6章 双重人格 /039
- 第7章 人生第一浪漫曲 /046
- 第8章 为了“结婚的幻想” /054
- 第9章 “在但丁的地狱里漫游” /066
- 第10章 悲剧从蜜月开始 /072

- 第 11 章 “恶与恨的总爆发” /081
- 第 12 章 “我们越不幸,我们就越互相依恋” /090

第 2 部 永恒的女友

- 第 1 章 “爱情是赐予被爱者任意施暴的权利” /103
- 第 2 章 畸形的第二次恋情 /114
- 第 3 章 赌场春风得意,情场一败涂地 /127
- 第 4 章 苦涩的爱情游戏顾问 /134
- 第 5 章 背负十字架的远行 /140
- 第 6 章 源自情人的创作灵感 /153
- 第 7 章 陷入孤独的冰凉世界 /163
- 第 8 章 “在死灰中翻寻美好理想的余烬” /170
- 第 9 章 叛逆者的凄凉结局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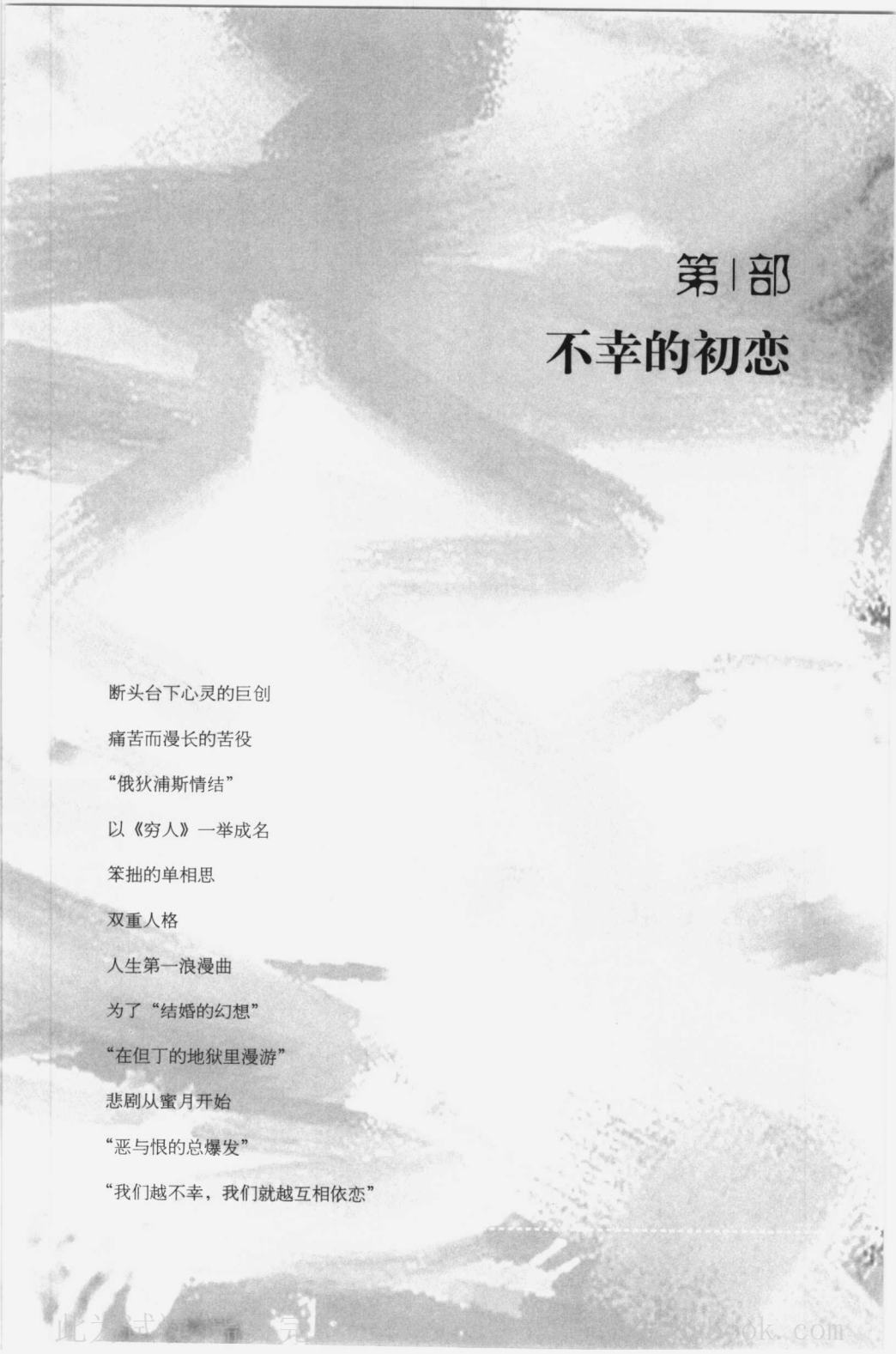
第 3 部 幸福的婚姻

- 第 1 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过幼女吗? /189
- 第 2 章 西斯廷圣母和堕落的女人 /197
- 第 3 章 “把她的承诺退还给她” /202

第4章	26天完成的奇迹：一部长篇和一次爱情	/212
第5章	“我将永远服从他” ——相差25岁的爱情和婚姻	/223
第6章	小市民式的幸福	/233
第7章	美满的婚姻欢乐源源不断	/244
第8章	与赌习决绝	/259
第9章	最甜蜜的爱情生活与最脍炙人口的作品	/271
第10章	临终之歌和文学遗嘱	/280

[附录]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事年表	/293
------	-----------------	------

译后记	/298
-----	------



第1部 不幸的初恋

断头台下心灵的巨创

痛苦而漫长的苦役

“俄狄浦斯情结”

以《穷人》一举成名

笨拙的单相思

双重人格

人生第一浪漫曲

为了“结婚的幻想”

“在但丁的地狱里漫游”

悲剧从蜜月开始

“恶与恨的总爆发”

“我们越不幸，我们就越互相依恋”



第 1 章

断头台下心灵的巨创

1849年12月22日清晨,16岁的贵族法政学校学生亚历山大·弗兰格尔男爵^①凭窗远眺,窗外是彼得堡的严冬,昏暗的晨光中,一列列双驾马车鱼贯驶来。平日,乘坐这种马车的,往往是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或帝国戏剧学校芭蕾舞班的女学生。可在这天早晨,马车里坐的不是年轻姑娘,而是塞满了触犯国法的罪人——20名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②成员正被押赴刑场。他们是1849年初被捕的,这当时在首都上层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惊。据说,秘密警察发现了反对专制统治的密谋,这个小组私下里宣扬社会主义、政治自由、农奴解

① 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格尔,俄国法学家、外交家和考古学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终生密友。——译注

②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1845~1849年彼得堡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领导人之一是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译注

放和许多其他的蛊惑人心的不切实的幻想。这些造反者的头头彼得拉舍夫斯基以及他的朋友 H. 斯佩什涅夫、卡什金、叶弗罗佩乌斯,都是亚历山德罗夫贵族法政学校毕业的,因此宪兵到他们学校各班进行了搜查,寻找禁读的书刊出版物。弗兰格尔正是在这所学校攻读。不用说,弗兰格尔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人们都这么称呼他们)的事业很感兴趣,尽管只能在极要好的朋友之间谈谈他们,而且还得压低嗓门。外面谣传说,尼古拉一世大发雷霆,下令马上将这个团体的成员正法。弗兰格尔的近亲卡尔·叶戈罗维奇·曼德施泰恩,日后的彼得罗帕夫洛夫要塞司令,曾经是军事法庭的陪审员,年轻的贵族学校学生弗兰格尔圣诞节回家度假时,正是从他那儿听说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有一批人已被判处死刑,其中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不久以前,弗兰格尔读完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穷人》以及未完成的中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两本书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得悉死亡正在等待着他心爱的作家时,不由得感到十分悲痛。

弗兰格尔的舅舅是近卫骑兵团的一位军官,12月22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的早上,他必须带领自己的连队前往刑场监督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行刑。他答应带外甥一道去。

当他们到达执行死刑的地点谢苗洛夫校场时,那儿已被军队团团围住。黑压压的士兵方阵后面聚集着成堆的过路行人:庄稼汉、做小贩的村妇,全是些穿粗呢上衣和厚外衣的普通人。“上流社会”的贵人几乎没有。这时候,从队伍里朝弗兰格尔跑来一位执勤的军官,也是他的亲戚,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行刑的地方,要不然的话——在这不合身份的时间地点——年轻好奇的贵族学校学生将会背上同情要犯的罪名。

弗兰格尔有点儿害怕,他答应回家去,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离开,而是隐没在人群中。他这个勇敢的行为是一个秘密,他不敢向任何人承认这件事。

他踮起脚尖,伸长脖颈,看到广场中央有一个带梯级的木头搭的处刑台和几根埋入土中的大柱子。有人从犯人身上脱下外衣,让他们穿着单衣站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一边9个,另一边11个,分立处刑台两侧。检察长在宣读判决书。弗兰格尔听他念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由于参与犯罪密谋和传播文学家别林斯基的充满反对东正教教会和最高政权的狂妄言论的信件^①,由于伙同其他案犯,利用家庭石印工具散发反对政府的文字而未遂……褫夺一切公权,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手执十字架的神甫接替检察长走上处刑台,叫犯人忏悔。只有一个犯人走去忏悔,其余的只在神甫把银十字架伸向他们时,用嘴唇默默地贴近一下。接着有人给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里耶夫穿上白色尸衣,用布带蒙上眼睛,并且把他们绑在柱子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下一组,等待着自己最后的时刻。一名军官领着一排士兵在木柱前排成一列,士兵们举起枪支,进行瞄准,只等一声令下,子弹就要出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高级军官挥着白手帕跑来,死刑马上停止执行,犯人们也从柱子上松了绑。格里戈里耶夫全身颤抖,在等待自己最后时刻的几分钟里,他发疯了。蒙别利突然变得满头白发。沙皇恩准,宣布了新的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苦役4年,然后在西伯利亚服兵役,也是4年。

^① 别林斯基的这封信是针对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精选》(1847)而写的,信中充满对果戈理的愤怒抨击,说他不该走向反动和颂扬教会和农奴制。在当时的书籍检查制度下,这封信不能公开出版,仅仅以手稿形式秘密流传。信的作者本人逝世于1848年,因而,当局来不及追究他的责任,但凡是传播甚至阅读这封信的人都难免受到严厉的惩罚。

犯人们被准许穿上外衣。没等到把犯人押回彼得罗帕夫洛夫要塞，弗兰格尔就偷偷地溜出人群，激动和怜悯使他浑身发抖，他急匆匆地赶回了家。

4年过去了，弗兰格尔从贵族法政学校毕业后，先在司法部干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根据他自己的请求，上面任命他赴刚建制不久的谢米巴拉丁斯克省当检察长。这个省由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和阿尔泰边区西南部组成。西伯利亚当时还很少有人考察，而弗兰格尔却特别向往遥远的地方，他对旅游和狩猎的兴趣比法律要大得多。

当彼得堡传遍他要启程的消息时，他又一次听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这位从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刚在鄂木斯克服完4年苦役，于1854年3月被编入第七西伯利亚边防军营当兵。这个营就驻扎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弗兰格尔任职的地方。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米哈依尔请求新任长官给流放者带一封信和一点钱，年轻的检察官欣然接受了这一委托。

1854年11月弗兰格尔终于到达谢米巴拉丁斯克，他刚在当地商人斯捷潘诺夫的住宅里安顿下来，就马上派人去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觉得自己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很久了，所以急切等待与这位当过作家、服过苦役、现在又在服兵役的人会见。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他房间时，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穿着大口袋似的粗呢衣服、中等身材、粗壮结实的兵士。他的面容、身段和衣着全都散发出平民百姓的粗俗气息，丝毫没有贵族或知识分子的派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张脸，在俄罗斯的手艺人、小市民、敬神的小商小贩那里随时都可以遇到。他那粗硬的深色的络腮胡子留成铲形，浓密的上髭下面是薄而坚定的嘴唇，宽阔的额头上有一对突出的眉弓，浅色的头发用推剪剪得短短的，深陷的眼睛，蓝色的眸子，脸色如土，显得

不健康,满脸雀斑,颈和额的皮肤有了许多皱褶。他的嗓音低沉,有些嘶哑,那是少年时期生病弄坏的。他说话声音很轻,慢条斯理,仿佛不愿意说话似的,老半天才吐出几个简单的词,但是他精神一旦振奋起来,他的声音就变得十分响亮,言辞连珠炮似的脱口而出。他热情洋溢地说着,甚至上气不接下气,这时他的动作虽然不太连贯,甚至有点生硬,却显得生气蓬勃和十分轻柔,他一下子变得面目一新,平素的晦气愁云一扫而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他兄弟的来信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几天弗兰格尔也收到了俄罗斯来的邮件,他想起远在彼得堡的亲人,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忧伤痛苦的脸,他也不禁凄然泪下。一位年轻的检察官,一名犯了国法的罪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从此他们结为生死知己。当时弗兰格尔 21 岁,陀思妥耶夫斯基 33 岁。